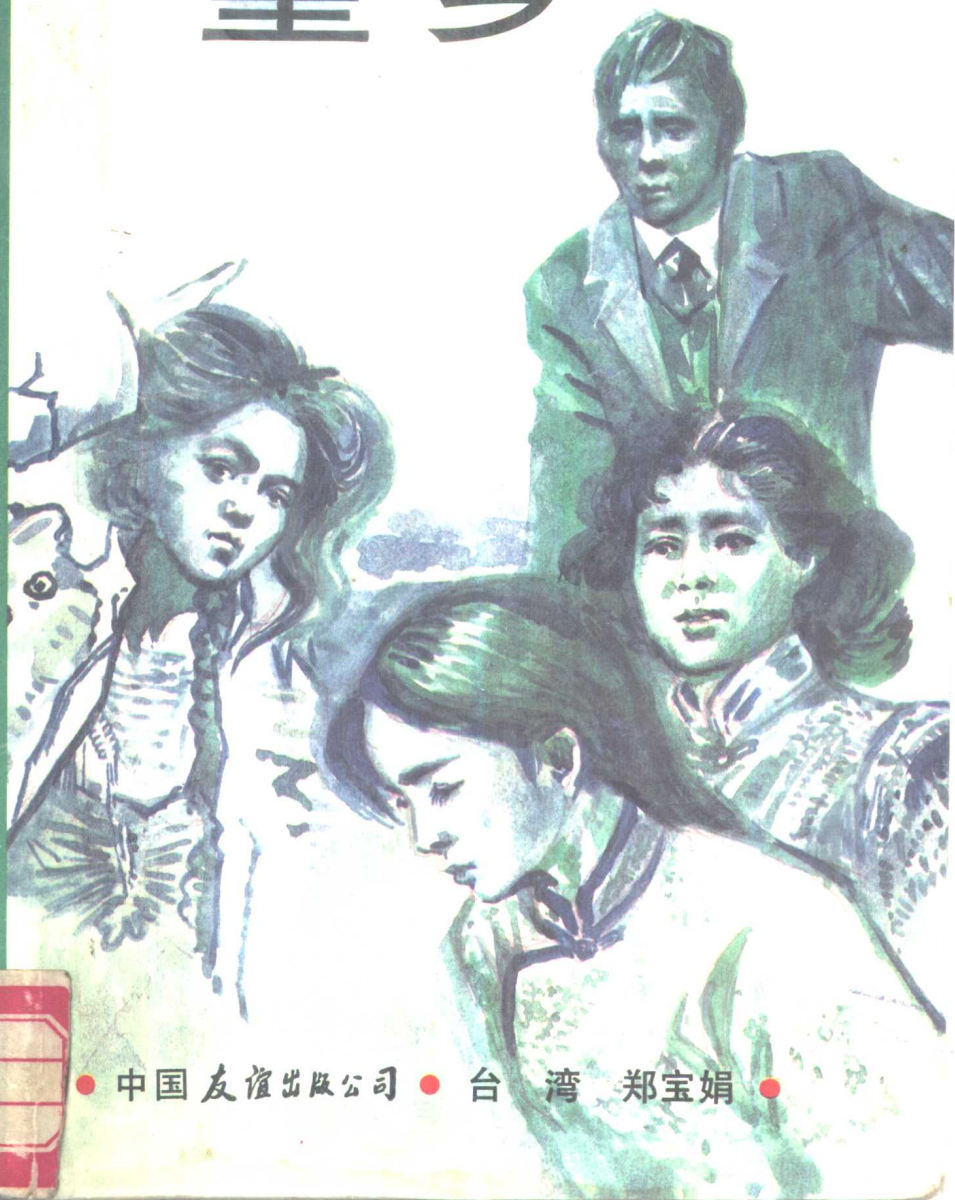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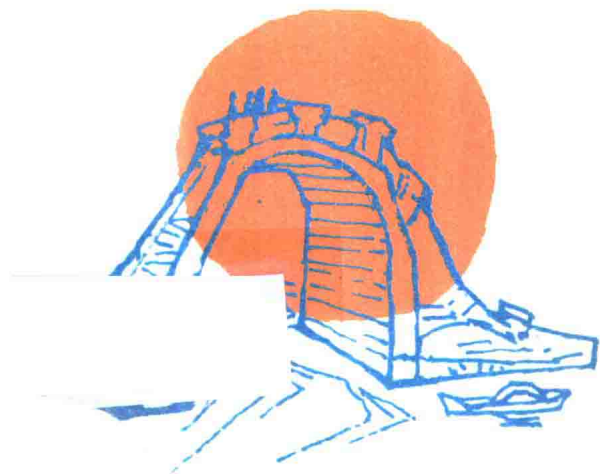


望乡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台湾 郑宝娟 ●

望 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台湾 郑宝娟 ●

望乡

台湾 郑宝娟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10 $\frac{1}{2}$ ·213,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64-196 书号: 10309-168 定价: 2.10元

诅咒之爱

——序郑宝娟《望乡》

蒋勋

我一直不能十分清楚一个人迷上小说的原因。从很小的时候围坐在大人跟前听故事开始，到读了小学，租包括漫画书在内的各种故事书，一直到上了初中，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便开始站在书店里，一本一本翻看各种各样的小说。

有两个例子颇可以证明我的着迷于小说之深。第一个例子是我曾经因为没有钱买小说，每一天放学以后，便跑到重庆南路的东方出版社去看小说，每天看一段，然后折一个角做记号，第二天放学再接着看，我竟如此在初中三年里看了不少世界名著的中文译本。

第二个例子是因为看小说看得功课一塌糊涂，家里严禁看小说，我便晚上躲在棉被中，用手电筒照着读小说。

这样读小说读到废餐忘寝，读到学业几科不及格，读到家人与老师以顽劣不堪视之，依然“死”而不悔，足见我的无可救药吧。

至于“文学”这样伟大的名字，在那疯狂地读小说的年龄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我只是读着读着，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人的经历，那么诡奇而复杂的人的行为，那么不可测

的人的性格与想法，它们，无论是卑鄙或正直，热情或冷漠，善良或残酷，都只使我感觉着鲜活的人的气味。它们似乎从没有告诉我生活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而只是以它们火辣而直接的生活的现象来打动我，使我离开了到处是概念、成见、是非的现实，而在小说里找到了单纯只是一种存在事实的生命状态。

等到我稍稍懂得一点所谓“文学”的时候，知道了“文学”的伟大与崇高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反而失去了原来读小说的快乐了。

我一直十分怀念那单纯去读一个故事的快乐。小说，做为伟大的文学所应该有的任何意义或目的，我都不反对，但是，我仍然希望我读到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备着一个“好故事”的条件，是使我们重新回复到孩子时代的天真那样竖着耳朵听一段奇怪经验的那种“故事”。

我初次读郑宝娟的小说时便有一种重新被故事打动的乐趣。

《巫女图》里那个“本城第一流的妓女”，一开始便以诡奇而不可测的面貌控制着读者的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啊，我们读着读着，便只觉得一路堕到那不可知的人内在世界的深渊中去，在那深渊中闪烁流转的灵冥的眼睛，窥探着每一个人真正内在的自我。是夜晚熄了灯以后，从那橱柜的角落暗暗探出头来的蟑螂，多少我们以为完全不存在的犯罪的、恶作剧的、鬼魅的内在，一点点蔓延滋生。我们，也许就借着这样一个这样传奇的故事，看到了人性，也看到了自己吧。

郑宝娟的小说重新给了我听一个故事的乐趣，便在于

她那种奇怪的对人性的好奇充满在她的小说之中。

她常常毫不以为意地用着言情小说也好、推理小说也好，叙述着畅销的通俗小故事书一类的情节。她的好处却是从不让这些通俗小故事书中的情节有任何滥情发展的可能，相反地，她却常常借用了这通俗的外貌，触探了人性的内在之后，立刻煞住。那种毫不留情地斩钉截铁式的利落，使她的小说很有一种男子气的爽快。

在她几个短篇小说中，我们都看到一种以传奇的故事性来揭开序幕的兴趣，《巫女图》的妓女，开门见山地闯到男子旅馆中去；《无心圆》中一开始被绑票的小孩看到自己“被绑票”的消息登在报纸上；《摘星记》里的大学教授被学生发现在旧市场摆摊子卖东西，许多极可能发展成通俗言情或推理小说的题材，却一一被她拿来做了敲击人性的砖块。

她有一种不可解的恶作剧的兴趣，常常要去直刺那人性中退避不前的部分。一个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她有足够的理由说她从田纳西·威廉那个家伙那里借来了一切的颓废与病态，使她大部分的人物都象炼狱中的鬼魅，露着发红的眼眶，青紫的嘴唇，行走于城市之间，吐唾着道德、发着介于诅咒与赞美诗之间的奇怪的语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读完她的《无心圆》之后，觉得她不是从外面借来了田纳西·威廉，而是从她自己的内在发现了一个诡奇而颓丧的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情爱，是一次又一次欲望的罪苦，是粉碎了对人性的希望之后既冷嘲又尖刻的自戕……她自己说：“为什么要写作呢？可能活得不过瘾或不耐烦两种理由都有。”是的，这满是淫秽、酒精、病态、伤害自己与伤害他人的世界，如果我们还孜孜地去写

它，象波特莱尔用他一生的酗酒、嫖妓、吸毒——来培育出了巴黎大城的《恶之花》，那么，郑宝娟，随着整个台北的繁华，不知道将要培育出一些怎样美丽的恶菌来啊！

我再重读《无心圆》已经没有第一次读它时的兴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波特莱尔，也想到了田纳西·威廉，我想，郑宝娟如果要再写，恐怕要活得“更不过瘾”或“更不耐烦”吧，那生命的千疮百孔，那满是病毒的身体，才有波特莱尔从恶渊中升起的花朵，也才有田纳西·威廉从罪欲中流下的澄明之泪吧！

《望乡》是郑宝娟第一个长篇，这个敏锐到神经质的女子，在大学二年级的作品，虽然充满了尚未发展成成熟的稚情与文艺腔，但是，犹可使人期许她在写作与人生的路上要走更多棘刺尖石的崎岖之路，用她看来象是仇恨与咒诅的声音对这不可解的人生继续唱着她含泪的颂诗。

这些人，那些人

——自序新书《望乡》

我的朋友萧七住在一所顶楼的违章建筑里，住处门槛上贴着“此屋安，能居住。此人好，不悲伤。”的对联，登门的朋友无不为此朴实的好句而自然喜乐。

萧七是社会学里所谓的“隐藏性失业人口”，做了两年专业雕刻家，开了一次个展，却从来没有卖出一件作品。然而萧七喜欢美酒美食，喜欢孩子和小动物，因着乐观与好心肠，日子过得十分安静愉快。

去年萧七过生日，他母亲给他一条金项链当礼物，一再嘱咐他不能典掉它。萧七过去有许多上当铺的纪录，做母亲的自然对他不放心。

那条项链挂在萧七颈子有好一阵子，连朋友都诧异。后来萧七再也受不了拮据的窘境时，一番挣扎，萧七总算想到一个既不伤母亲的心，又能济穷的折中办法：那条项链分成两半，一半在颈上，另一半在当铺。

萧七的朋友认为，不管是当了项链买醉，或固穷守住母亲的爱心，都是戏剧，但是萧七的故事则是生活。

在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中，主人翁是个

025433

浪漫的女子，她奉行着“刑台哲学”，对生活中的苦难有着超出常变的敬重。她跟一个艺术家上床去，竟为醒来时发现身边躺着个男人而大吃一惊。

但是我的朋友张云却一口咬定Jean Brodie是个愚笨无趣的女人。张云爱艺术也懂艺术，素描画得极好，但是她说：“如果是在床上，我当然要一个男人。”

张云是新时代的女性，“每一支筷子、每一粒米都是自己赚回来的”，主张人应该勇敢的表现出对食物及男人正当的胃口来。她保留了历任男友的照片，把他们编辑成册，遇到朋友登门造访时，便翻开记忆的扉页，就他们的外貌和脾性分头介绍。

张云总是使我想起郑愁予的诗句：“足够的种子和健壮的妇女”，啊，足够的种子和健壮的妇女，来为一个新的世代起炉灶。

在华西街的海产摊子，这样一幕话剧在进行着：那女人把一粒虾球送到身边男人的口中时，原来隐身暗处的另一个男人杀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把用手巾裹着的刀子，用超出需要的声量指控她的罪状。说着，又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来，指着照片说：“这女孩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头脑不灵光。”

他回过头来指着那女人说：“家里三个孩子撇着不管，她不干那一行活不下去啦。这种女人在娼寮比在家里还自在，但是我可不是吃那种饭的男人，你们评评看。”

旁人和着他家的丑闻愉快地吃下一只烤蛤、吃下一只蟹足、吃下半条活醉虾。他继续有条不紊的陈述：“这女孩已经十

四岁啦，头脑坏了，连饭都得一口口喂，……昨晚我给她洗澡，都是那么大的女孩子了，真是造孽呀。”

旁人照旧吃酒吃肉，他嘈嘈切切的叙述只是生活中的衬底声音。后来他提起刀子，女人这才惊惶起身，绕桌走避。他没有追逐她，却呜咽着一刀刺向自己的手腕，旁人赶忙纷纷退避开去，他望着摊子主人冷峻的脸色，突然拉直脸上的线条，哀凄地自顾唱了起来：“世道人心啊，全给猪狗偷吃了，看着女人出墙偷人，看着别人家破人亡，照旧可以冷眼相向，这世道人心啊，这世道人心……。”

有一只袋鼠，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卡通影片，一边从自己的袋子里掏出爆米花来吃。

有一只袋鼠在公园游荡，突然间从暗处跳出一只蒙着面的老鼠，拿把手枪抵在袋鼠的腰侧，说：“带我到森林去玩！”

有一只袋鼠去看心理医生，医生为它做了自由联想的医疗后，对它宣布：“你患了生存情结，你太快乐，但是并找不出理由来！”

我喜欢上面那些漫画。我也喜欢这样一幅插画：一个孕妇躺在荒原里，在她圆圆坟起的腹上插着一支十字架。

有很多人能使你发笑，笑闪了腰，但是并不是常常有人使你悲伤、使你的心口发痛的。阖起书，阖起感官，切掉公园传来的孩子的笑声，切掉令人泫然欲泪的阳光的金尘。

林说：“当一个人看到牛，会指着它大叫，看呀，这儿

有一头牛，那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成城居人了。”

林描述一个人，说：“他令人感觉到他背上驮负着整个人类的命运，以致于没有余力抬头看天头一眼。”

他这样解释亚里斯多德诗学中Catharsis一字的意义：“哭过的眼睛清亮得象雨水洗过的天空。”

“朋友是一面镜子，你跑去站在前面照一照，发现镜中的自己很是迷人可亲，笑了，心里想，我总算找到一个知己。”

他是个天生的诗人，但是隽语式的句子永远凑不成一首诗，只能在朋友间口头传诵。

这些人，那些人，远的、近的，让你笑，让你哭，有时使你自傲，有时叫你自卑。这些人，那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可爱可敬或可憎可唾。这些人，那些人，这些父老兄弟姐妹们，这些我的人类同胞。这些人，那些人，我们生下来就不断吃着他们的奶水来滋养自己的人伦规范或狗屎不如的鬼念头，老天，谁搞得清楚哪一部分是自己，哪一部分是他们。

《望乡》并不是一本什么了不起的小说，但是里头有这些人，那些人。就让他们去替自己发言吧。

1

南台湾的夏季，凤凰木顶着烈日，在一处处绿荫之中，引燃了斑斑驳驳的火海，一寸寸地烧上枝头，烧成了漫天燥燥烈烈的热气，远远走过时，透过空中团团蒸气，总使人以为地上成片的落英是它尘泥里的倒影；隐匿在绿荫中的知了，嘶着声音叫了半个夏天，硬是喧腾出一片时日漫漫无垠，又别无选择的炎夏景象来。

亚热带地区的人民习惯夏日蛰居。正午时郊野反倒显出不相称的静谧气氛，偶尔几个已经油光滑亮的小童，不安分地抢捺出嘶嘶冒着热气的屋舍，流荡到外头去，追欣嬉闹了一会儿，还是流着满身汗水躲回屋子里去。一些上了年纪的婆婆，穿着仍然捆着厚厚腰带的布袋裤，裸着上身，吊着两只干干瘪瘪的奶子，安身立命地躺在一丛竹子下的草席子上闭目假寐。屋子里的电风扇吹送出一阵热似一阵的风来，烫手的马达发出金属摩擦声，让人更加感受到因热而带来的燥热不安，力气都耗在与温度的对抗上面，所以到处更加寂静了。

沿着村落上了马路，木麻黄流苏般的垂落针叶凝结在空气中，参差地栽植于木麻黄间的椰子树，也哀哀丧丧地垂着头，叶梢平整地显出太阳烤晒的焦褐色。

偶尔一辆车子飞过马路，废气夹着飞尘在空中团团爆裂开来，带起静止不动的空气，路面久久仍然留着车辆碾压过时的余震一波一波地漾着。

马路上三个骑单车(即自行车)前进的学生同时靠向路旁,避开了那辆高速飞行的卡车,结果因为行车距离太近,一下子三辆单车都撞在一起了。

三个人跳下单车,先是一阵惊愕失措,继而夸张地叫嚷起来,彼此指责。

“你不长眼睛是不是?人在你前头,还是硬撞上来了。”一个穿着镶白色水兵领洋装的女孩跳着脚骂道。

“还骂人,区区一辆卡车也吓成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你要采取紧急措施前也没先照会一下。女人!”男孩尖嘴利舌地一席话给挡了回去,后头女人两个字咬得字正腔圆,仿佛那名词本身就如此这般的令人痛心与无奈。

“闭上你的山羊嘴,女人就错啦?”穿洋装的女孩双手插着腰,摆出不甘罢休的挑衅姿势,话一说完自己噗嗤笑了起来,指着那男孩的脸又叫起来:“哈,我发现一个非常写实又非常传神的名字,就送你做封号吧!”她转身对着站在一旁观战的另一个女孩说:“你看他是不是一副十足的山羊嘴脸?而且是只老山羊。”

另一个女孩并没有接住玩笑哈哈的话头,只是悻悻地回答:“我的车链掉了。”

男孩表现出丈夫本色,趋前蹲着身子检视掉了链条的车子,动手在油污的转盘和链条间摸索起来,一会儿摇摇单车的踏板,站起来摊摊沾满污垢的双手说:“就是女人,掉了链条也象面临世界末日一样彷徨却顾。”

那个水兵领的女孩又挺身为女人做护卫战了:“修了一条车链也足以养成你的男性虚荣啊?告诉你,没有你在时,我们还是可以动手自己修理的,再大不了,推车子!”

“好吧好吧，你去抱独身主义一辈子好了。”男孩双手往自己的牛仔裤一抹，支着一脚上单车：“这种狗屁日子，打狗都不肯出门。”

两个女孩也都上了单车，又开始往前行。那个穿洋装的女孩拭掉额头的汗珠，对并肩骑在她旁边的女伴说：“我猜老牛现在一定躺在床上看小说，到了她家非得把她拉到外面来烤一烤不可，我们这样仆仆风尘地赶路，她却按兵不动地留在屋子里纳凉。”

另一个女孩习惯回答而不善发言，永远是不疾不徐的语调：“再五六天就要考试了，她还敢看小说吗？”

“她就是敢，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教科书，手里握着的却是斯坦贝克。”

男孩车子追上来，加入了谈话：“如果大学联考考的是世界文学史纲或劳什子心理学社会学、行为语言学，她可以被保送台大。上一次我去看她，她正在看一本病态心理学，强迫我听了两个小时的什么神经病……”他敲脑袋，想敲出被强制装入脑中的一大堆名词：“什么强迫性神经病、焦虑性神经病、抑悒性神经病。我还以为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呢，没想到神经病也有那么一大堆叫人发神经的种类。”

“你少发神经了，对学问缺乏敬仰！”穿洋装的女孩不耐地驳他。

“这是老牛的话，”他装出女孩的腔调和表情：“‘唉，我不跟你说了，你这种人对学问缺乏敬仰，学问固然不能帮助你生活，却会帮助你了解生活，扩大你心灵的视野，这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唉，你被老牛同化了。所谓同化是一种文化利用本身的优越性，或利用其政治、经济、或

军事的优越势力，对另一种文化渐进的、缓慢的影响及改变。”他滔滔的一席话，引得气喘呼呼。

女孩不甘示弱地反击回去：“她才真是对你调教有方呢，看你字字不漏的学舌！这叫劣等复制的文化移植。”

男孩一时想不到话说，搔搔他放了假之后长得杂草般的乱发，夹着叹气声下了个结论：“唉！女人，女人。”

他想象中的女人大概是愚顽不灵、不可理喻的一种生物，用“女人”两个字来骂女孩子时，便是如此这般不能言表，却又含意深远，莫可奈何。

三个人转进一条栽植着槟榔树的小路，停在小路尽头，一栋两层楼的洋房前。

洋房四周种了一圈扶桑花当树篱，在靠马路的那一面留了个进口造雕花铁门。门没上锁，男孩下车推开铁门，又上车子径自朝里头骑进去。两个女孩反身关上铁门，跟在后面推着车子前进。

老单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引起屋子里的人们的注意，一个女孩奔到二楼阳台往下探视，接着用夸张的惊喜交集的声音叫嚷起来：“哇，我等你们来把我救出书本的火坑等了一个早上，总算来啦！”

然后从楼上飞奔下楼，一件红格子衬衫，一条牛仔布裙，本是斯文秀气的女孩，在楼梯上三级一跳，叫人触目惊心，为她捏把冷汗。

男孩已停好单车，带着促狭的表情看着女孩从楼上下来，及时逮着机会调侃了一句：“当心你的两片裙，我已经估量过了，它的宽度只等于两阶楼梯的宽度。三阶已经在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

女孩下了楼来，带笑地斥责他：“我从不期望狗嘴里吐出象牙来。”说完趋前去拉着两个女孩的手，引领她们上楼去。男孩被丢在一旁，不甘寂寞地说：“你还没有给我们来个重逢的大拥抱呢！这个仪式今天省了啊？”

女孩掉转过头来望他一眼，突然回身下楼梯，摊开双手，踮着脚尖去环抱男孩的肩头，对着他的脸说：“朋友，久违了，世界待你怎么样？”然后再追上两个女孩子，夹着笑意说：“要不要我也对你们来个大拥抱？”

穿洋装的女孩连忙猛摇双手，连声说：“省了省了，我满身臭汗，自卑得很。”

穿牛仔裙的女孩又对另一个女孩说：“小牛，你自卑不自卑？”

小牛脸上绽出一朵温文的笑，诚实地回答：“我并不自卑，你可以来你的大拥抱。”

穿牛仔裙的女孩在上楼之后，立刻停下来拥抱小牛，双手围着小牛的脖子，在她两个脸颊各贴了一贴。小牛个子非常矮，虽然老牛并不高，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是差了半个头。

三个女孩里头，就数那个穿洋装被唤做大牛的女孩最高大了。当初那个男孩给三个女孩取绰号时，除了他所说的“动作蛮横粗糙，缺乏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脾气也是一样”外，然后就是依据年龄及身高体重为标准，长幼有序的分派下来，叫老牛因为长了两岁，叫大牛是因为高大，叫小牛是因为个子矮。女孩们虽然抗拒了一阵，并集体斥骂他一顿，然而他执意地那样称呼她们，久而久之，叫成习惯了，女孩们听在耳里，也觉得亲切顺耳，不再相应不理，

而且彼此之间也如此相互称呼起来，虽然有时会觉得那些绰号实在不雅，用央求的口吻对男孩说：“我要脱离牛籍了，细致优雅如我者，你说哪儿有牛相嘛？用用脑筋，想个比较美妙的字眼吧。”另一个女孩便接口说：“譬如云呀、雾呀、星呀、月呀之类的字眼。你武侠小说看得那么多，里头尽是诗意得半死的称号，什么水湄宫主啦，什么新月楼主或侠女的，什么蝴蝶呀、流星呀，什么凄迷神秘朦胧得半死那类的。”

男孩还是不依，嘴角故意叼上半个歪斜的笑，打量眼前三个女孩，一副维护真理的模样：“牛就是牛嘛，即使封上嘴巴，用绫罗绸缎把你们密封起来，再到深山野外修持个几世纪，仍然是牛，怎么也凄迷神秘朦胧不了。”

男孩提起笔来，在一张白报纸上面画了三条人立的牛，给三条牛各自穿上三个女孩惯常的装扮：一条穿开襟洋装，一条穿花格衬衫加两片裙，一条穿衬衣长裤，然后在画像下面横上几行字：“牛加S肖像。她们不知道自己，所以她们无罪。畏友建梧手绘。”

下次女孩们一起到访时，看到贴上了墙的那张画，倒表现出相当的幽默感。老牛仔细地玩赏了墙上的画，指着那条穿花格衬衫的牛说：“想必那就是我了。很传神。”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眼：“竟然没忘掉在裙子前面开了个小叉。”她知道对付陈建梧的方法最好的就是幽默感，用包容来消除他性格中爱讥诮嘲弄的成分：“你好好的练习，可以成为一流的漫画家，因为你深懂讽刺的个中三昧。我想我应该把你推荐给喷饭杂志。天才需要赏识与共鸣，这是社会唯一能为他们做的。”